

古今史論大觀後編

古今史論大觀後編卷之四

江陰繆筱珊先生鑒定

周平王論

華亭雷瑁編輯

李光地

周之營維周公之智也蘇子瞻之論不然蘇子曰周公既葬成周而成王葬公於畢豈有意於遷者此言非也葬公於畢從文王也從文王者所以尊親周公也太公封於營邱死於周而葬焉故五世葬於周從太公也蘇子瞻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以形勢臨東諸侯晉齊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此言又非也形勢東臨諸侯莫如秦秦子嬰之亡未嘗遷都也夫周衰自夷王始厲王奔彘淮夷寇之幽王死於驪山犬戎寇之未嘗遷都周之禍不因遷都明矣方是時周社稷不絕如綫平王之遷不得已也使平王不遷外逼於犬戎而內忌齊楚秦晉安知不為幽厲續桓王伐鄭鄭射王中肩不困東遷而後敢射王也周衰王之可射久矣昭王去成康不遠楚人膠舟溺王豈有遷都之事乎蘇子曰魏惠王畏秦遷陳考烈王畏秦遷壽春皆不復振此言又非也是皆不振而後遷非遷而後不振也且春秋時諸侯或自遷或為人遷許靈公逼於鄭請遷於楚楚遷之於葉復逼於楚請遷於晉許大夫不可而楚卒遷之於城父其後晉又遷之於容城當是時不遷得乎邢畏狄遷夷儀衛畏狄遷帝丘邢衛固不振也不遷而滅於狄不如遷之以待諸侯之救者庶幾猶可復振也且夫古公不嘗遷岐乎衛戴不嘗遷漕文公不嘗遷楚丘乎及文公而衛又盛有革車三百乘國人為作定之方中之詩衛不必因再遷遂不振也蘇子曰古公逐草而居事無難者衛則恃齊而存耳此言又非也古公棄其土地逐水草庶幾免於亡焉耳使古公不遷必亡於夷雖難亦遷也衛文能恃齊而存不能恃齊而不遷周平王雖遷諸侯不能背周連戎秦襄公則以兵送王至於文公伐戎收周土地人民獻於王而曰不

如衛之有齊不亦過哉平王更二十四傳東周始亡使平王不遷或再有驪山之禍吾恐惡狐陽人不待
赧王而遷矣蘇子又曰齊遷臨淄晉遷新田皆其盛時自餘畏寇而遷俱未能振斯言也豈待蘇子知之
彼不得已而遷蓋以為不復振不又愈於即亡乎隋都關中煬帝遷維亦盛時也不能不亡晉懷愍不遷
都不能復存徽欽不遷都復為懷愍使宣和末即南遷號召諸將安知其不如紹興之有國而李綱輩死
爭不過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京師士女百萬不易動搖而不知大勢已去非一不遷可守也綱等又不知
出太子於外如晉元唐肅故事而謂國勢在遷不遷不已惑乎吾故惜靖康之不及遷而哀平王之遷其
事勢有如此者嗚呼悲夫

春秋始隱公論

陳廷敬

粵自西周板蕩王輶東遷平王以來流離世故斯亦極矣春言豐鎬有故國舊京之感焉此周家之一大
變局也春秋托始於平王無可疑者陳氏傅良曰春秋非始於平王始於桓王也當平王之世魯隱之奉
其弟軌宋穆之舍其子馮諸侯猶有讓千乘之國者也衛石碚晉九宗五正嘉父宋孔父之流猶知尊君
親上也鄭莊公為卿士王貳於虢於是周鄭交惡隱之三年平王崩桓王即位四年而鄭始朝身為卿士
而有志於叛王此春秋所以作也嘗試論之夫桓之於鄭孰與平之於申鄭而鄭之叛志孰與齊楚秦晉
之強僭四年而朝孰與周鄭之交質縶萬自將之役孰與犬戎弑父之大變故謂春秋託始於桓王者是
亦齊末之見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二雅絕於幽王平王之世詩下降於國風
是所謂王者之迹熄也又何疑於春秋之託始與然則曷不始於平王之初年也趙氏鵬飛有言子嘗曰
吾其為東周乎蓋將興西周矣興西周之志不得行於時而寓於春秋則春秋者中興周室之書也又言
平王之末政愈不綱天下之亂有加於前而中興無其人矣夫子於是憫悼衰世而作春秋也趙氏說雖

善矣而未盡也余謂春秋之作始於隱公者隱公之元年當平王之季世隱公有讓國之心而遭篡弑之禍其父子君臣之際有臣子所難言者夫子垂典法於萬世明大戒於方來首記其事有微文顯志焉或曰禍基於惠而記始於隱者何也曰傷隱之賢而誅桓之篡也或又曰隱攝也桓宜為君者也宜為君者而誅其篡何也曰凡隱之立夫子許其為公不言其為攝攝經無明文也非攝而親遇弑焉其為篡也何疑乎是以劉氏敞曰讓則不攝攝則不讓而傳謂隱公攝是非其位而據之者也於王法所不得為於王法所不得為則桓之弑隱惡少減矣春秋不宜深絕之今以其深絕之知隱公乃讓也非攝也今以攝言隱公是不盡春秋之情也而穀梁子之論隱公也曰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蓋穀梁之論過甚矣昔者周之始興也泰伯之讓孔子賢之當春秋之世視泰伯之時何時也有能以讓而身蒙禍患猶刻責之追詬其所為曰探先君之邪志曰成父之惡使此人之隱衷大節既無以白於天下而世不復知讓為盛德以篡奪為固然將陰以生亂臣賊子之心其何以勸善而懲惡也亦異乎君子成人之美矣且太王之欲傳位季歷亦可謂為邪志而季歷及昌亦可謂為成先君之惡者耶雖隱公之賢不及泰伯而惡亦未著春秋之作將以獎善戒惡耳惡者猶欲追之於善况非惡之尤著者乎惡未著而被之以成人之惡之名聖人與人之意度不出此故曰傷隱之賢誅桓之篡此夫子之微文顯志也或者謂春秋有書即位有不書即位隱不書即位者不成其為公也不成其為公是夫子不許之也曰豈其然與凡即位之例啖氏助言之陵氏瀉誦說之余嘗求其義矣知隱之不即位有非例所得盡者而啖氏未能究其義也啖氏之言曰凡先君正終則嗣子踰年行即位禮穀梁云繼正即位也啖氏成襄公是此凡先君遇弑則嗣子廢即位之禮行不忍穀梁云繼弑君不書即位正也公是也凡繼弑君而行

即位禮非也穀梁云桓公繼弒君而行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公羊云宣公繼弒君而行即位其意也為君故黨於左氏不違其意曲為其說而云莊公不言即位文姜出故也閔公不言即位亂故也僖公不
賊而行即位言即位公出故也左氏云閔公弒後成季以僖公出復入不書諱故也
言經中無僖公出入之文以得罪去國猶曰不忍父為他國所弒其情若何不舉其大而舉其細非通論也且三月文姜方孫何妨正月即位乎故知解
莊公不言即位妄也國有危難豈妨行禮故知解閔公不言即位妄也若君出諱而不書昭公何以書乎
假如實出亦當非時即位如定公也故知解僖公不言即位妄也按陸氏引啖子所稱繼正即位繼弒不
即位之說當矣至其闕左氏所云莊閔僖之不即位辭尤辨而正也而獨於隱則猶困左氏公穀之說者
余故以為未究其義也左氏云不書即位攝也而公羊以為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公將平國而反之
桓穀梁以為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將以讓桓也愚以謂左氏言
攝既與經違而公穀以為成公之意云云者是公既即位而孔子削其事矣審如是則是夫子欲成隱讓
國之心而隱實未得行即位之事不得行即位之事而即位焉是在隱初非欲讓者也烏在其為成其意
志乎是以由左氏公穀之論而知啖氏之言猶未究其義也宜乎隱公讓國之賢未大著明於後世而遂
失聖人所以作經之心矣故吾斷以謂隱不書即位者隱自不行即位之禮耳夫子不得而書故夫子亦
不得而削也及觀趙氏泐之論而有合焉趙氏有謂策書之大體者曰行其禮則書不行其禮則不書此
無待於筆削者吾無加損焉蓋隱公之即位策書之大體也其書於策則存而不削不書於策雖聖人不
得而益之趙氏之說有以得乎聖人光明正大之心而不同乎谿刻詭僻之見宜其合於吾心也明乎此
而後知隱之於桓讓也非攝也讓而弒之夫子是以傷其賢而誅其篡春秋之始紀隱公而善善惡惡之
大義已並行而不悖焉此其為聖紀也與且夫吾之於春秋也恒體聖人善善長惡惡短之義而不敢有

銘刻詭僻之見以冀無失聖人光明正大之心是以於隱公之事不敢有過求焉爾因叙春秋之所以始為論其義而辨之若夫求其義而不得妄生穿鑿如葉氏夢得所云天有十二月是有十二旒服有十二章春秋紀十二公逆而推之至於隱公以成其數者是皆小見破道邪說亂經學者尤當以為戒也

書錢氏春秋論後

陳廷敬

紅丸之案孫慎行引春秋許世子事直攻方從哲名之為弑魏大中繼之而其辭加甚矣錢氏□□為春秋論自跋其後曰進藥之獄蒙有猜焉進藥決之禁中閣臣不為藥主一也光宗寢疾彌留非以紅丸故奄棄萬國二也舍崔文昇而問李可灼三也穀梁子曰於趙盾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儒者相沿服習以為精義執此以斷斯獄則過也斯亦可謂原情之論者矣故其論曰引春秋之義斷後世之獄是猶禁奸盜以結繩理文書以蚪斗欲以趙盾許世子止之獄辭傳本朝之律令不已迂乎然於槌擊移宮之事則論曰春秋書曰夫人孫於齊左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夫人姜氏薨於齊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公羊曰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何休曰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必於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也吾夫子魯之臣子也於魯之二夫人大書特書無所忌諱取育之所謂暴露私燕謗及山陵者吾夫子其戎首也哉夫夫人姜氏通於齊侯致有公子彭生之禍所謂罪大惡極凡為臣子不共戴天之讎也而吾夫子猶隱其辭而不斥言其事鄭貴妃之於神宗李選侍之於光宗可比姜氏之於桓公乎否也槌擊之於光宗移宮之於熹宗罪狀未明深文周内取淫慝凶亂之事同詆並譏是以春秋之獄辭傳光熹之律令也光宗既於鄭氏終其世未嘗出一惡語可謂孝子仁人矣熹宗中人閭弱始因臣下之煩言構怨李氏至為手勅顯布外庭嗚呼薄矣而乃引取育之言以為口實明之鄭李漢之趙昭儀其本末亦不齊矣而欲以此附春秋之義又庸有當乎蓋常易其心而求三案之是非

君子小人互有得失不有端禍借三案以殺人則君子之所謂得者未必是小人之所謂失者未必非惟奸瑄殺人則借三案而一時畏禍趨利之徒亦借三案以為緣於是乎君子小人之目判然如白黑之不可混淆而鄭季之罪惟恐其不明彰大著於天下是故成鄭季之罪者始於諸君子而終於魏忠賢也忠賢之亂政亦鄭季之不幸也而自諸君子發其端是可為痛惜也已余因覽錢氏之論而聊述其義後之君子其不以余之言為非而不惑於當時門戶黨朋者之說則千秋之是非得失必將覈其實而無為徒徇其名矣

魯隱公論

秦松齡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秦子曰非也隱公非特不敏於智實不足於仁也隱公非果欲讓桓也隱公之與桓其非嫡均隱公欲成惠公之士將平國而反之桓此其初心爾及攝位已久國人安之則其反之也難人以物假人久且若固有之況人國乎況魯之國隱公未嘗不可有乎隱公本中材也欲讓桓則有所不能欲不讓桓則有所不敢不能與不敢之心兩持於中而不能決故攝既久桓既長而不能讓隱公特未嘗欲殺桓爾若謂其果欲讓桓公吾不信也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欲弑其弟以悅其君人之情固未有不怒而欲殺之者蘇子之言曰盜以兵擬人塗之人皆殺之謂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豈果不及此歟吾觀夫隱公當日但曰吾將授之其意平其詞緩非惟不怒而殺之是且以其言為愛我也隱公方以為愛之之不暇又何能怒而殺之且知其將弑已哉如有人焉告人曰吾能為盜則其所告者必其同為盜者也不然亦必不惡其為盜者也隱公亦若是而已矣公子

輩之計特求為太宰耳計不行則太宰不可得弑桓之與弑隱同一君也桓公之惡隱甚於隱之不欲讓桓也故決然而為弑隱之舉小人之求富貴無所不至至於隱公不能殺之以讓桓彼固知之熟矣左氏曰利父懼反譖於桓而請弑之蓋亦失其實也吾固曰隱公非不敏於智實不足於仁也隱公非不能殺公子翬也

魯隱公論

龍啟瑞

天下有為其事而害其名者吾愛其名矣不為其事可也天下有惜其名而不足以成其事者吾尸其事矣不急居其名可也季札曹臧之讓國也彼避之惟恐不免也所謂愛其名而不為其事者也伊尹放太甲於桐周公踐阼而治處羣疑衆謗之際而卒毅然其不惑彼其心蓋謂吾之所欲成者事耳至於名則不啻泰山之於毫末也而卒之事之濟也隨而歸之以至美之名惜乎隱公欲為讓國之事而不知出於此也隱繼室之子也長而賢苟無桓於次當得立使隱偃然居君位而不疑國人亦必無有譏其為篡而隱乃欲成父志而反之桓隱之於親其可以無憾矣今有方食而執芻豢之味者而曰吾弗食人必有所不信也何也食固在其手也有執刃而臨牛豕之宰者而曰吾弗割人亦有所不信也何也刃固在其手也社稷宗廟之重器其美不啻於食也而賞罰刑政之權其利乃過於刃雖日討國人而喻以致位於桓之意其能盡信乎為隱計者莫若躬攬大權而不急居其名德以懷人孰敢不服威以刑人孰敢不畏以致女也則書義正桓之為公子而以恩信結國之故舊大臣百歲後桓可以為賢君諸大臣無敢專權以挾其上如是則視其時之可禪而禪之可也身退功成白諸國人而告於先君之廟不亦休乎計不出此乃汲汲焉惟名之是圖圖名之念急則其迹轉疑於偽於是姦邪之臣得乘其間而進之以邪謀蓋嘗試論之以為隱之所以待桓為不薄矣其心惟恐桓之不得立也乃因一日無端之愬遂從而弑之以攘其

位然則公之所以自甘卑損而惟恐不當桓之意者亦何益哉隱之待桓愈厚則桓之疑隱愈深隱之讓桓愈急則桓之偏隱愈甚是可謂急欲居其名而終不得善全其名者也夫公即毅然而居之曰不讓則未知桓之終不得讓者也以急居其名而使其志之不獲成然後嘆古聖人處疑謗之時而有不讓以全其讓者其仁知為不可及者哉

魯隱公宋宣公曹子臧吳季札讓國論

魏世倣

古今人君父子兄弟弑逆之禍多出於爭立故讓國為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國之君鮮有能讓者是以目夷衛郕之流高於當世而其大者者又有四人焉魯之隱也宋之宣也曹子臧吳季札也雖然有當義不當義焉夫隱之讓桓後世不見稱於讓國之列者未得其道也桓公長而隱欲讓當宣示其意使國人莫不知則羣必無殺桓之請而已亦可以免於弑僂之禍矣若夫宋宣則有不同者宣公以穆公賢於其子而讓之可謂能讓賢矣穆公以兄命居其位則如季歷之嗣位而不辭其後雖有公子馮之爭亦華督之亂適逢其會耳豈若夫季札之不當讓而讓以釀成僚光之禍者比是為足以咎宣公哉方季札之辭國也曰札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夫札父兄所欲立者也子臧則列國諸侯所欲立者也諸侯之命豈若父兄之命哉而曹君既已為君吾因國人之不順而居其位是奪之也是與臣民以廢立之權也故子臧之讓義也故曰讓國雖賢必求其當義者而後可也

魯聲子仲子論

王贈芳

魯惠公元妃孟子卒既繼室以聲子矣而復以仲子為夫人何哉謂繼室非夫人歟晉少姜卒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於是鄭罕虎晉如賀夫人其明徵矣請繼室即夫人歟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而不及聲子且聲子之喪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即隱公亦不敢以小君之禮尊聲子矣夫

隱公不敢尊其母實由惠公之未正其名也在禮諸侯不再娶夫人既卒內政不可無主則擇其娣姪而繼之內宮不妻則妾未有處於不妻不妾之間而疑於妻疑於妾者繼室乃妻之名非妾之名也春秋時禮教不明諸侯以妾為妻者多矣然未有聞繼室之外復立夫人者惟惠公反是將以尊仲子不知何以處聲子也意其時因仲子有文在手逆而立之既立夫人則聲子不復為繼室不復為繼室則不妻而不妾聲子既不妻不妾則隱公亦不嫡不庶隱公既不嫡不庶故雖立而自以為攝隱公攝而未授於是桓公弑隱公而奪之弑奪者桓而啟其弑奪者惠公也嗚呼內政之不修名之不正在家必亂在國必亡左氏先經起義據事直書其垂戒也深哉

子同生論

袁翼

子嘗讀春秋至桓公三年書九月丁卯子同生而知聖人防維後世之意深矣文姜在室通於其兄及桓三年歸魯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其間史臣不載歸齊之文而南山敝笥載驅之詩皆作於齊襄即位後也或曰姜為僖公愛女于歸之日送之至越境百餘里豈三年中無老牛舐犢之情不遣一介以促其歸況復有綏綏之雄狐在乎子曰春秋最重男女大防故夫人每舉必書而於文姜獨詳如會於禚會於祝邱會於穀會於防及文姜既出復入而如齊如莒猶一一備書豈嗣續之際嫌疑至大非僅後日外淫之可比者而反紀載闕如耶或曰春秋內諱國惡必有所不忍言而諱之予曰是則惑之甚者也夫於禚於穀未嘗直書其事而使人悟其意於言外若子同未生以前夫人歸齊魯史亦不過曰某年某月夫人姜氏如齊而已而瀆亂子姓呂秦牛晉之嫌千載有不能白者況國惡可諱滅國不可諱襄公六年莒人滅鄆鄆未嘗滅也立甥為後則滅而已矣夫子於他國如是其嚴而父母之邦周公魯公之血食一旦異姓假腹以奪之秉筆者猶隱而不書曰吾內諱國惡也則安用春秋為也魯十二公世不紀世子之生聖人

慮後世必有如公羊高其人者遂為同非吾子之言以實文姜之罪而後望國之宗祧故特筆書之以明繼體之統猗嗟之詩曰展我甥兮此當時詩史聖人存其詩於齊風即為魯莊之實錄毛公去周末遠緒言未湮解之曰明非齊侯之子蓋得春秋之意矣若杜預言備禮而書則太子惡亦元妃所生文公何以不為備禮耶備禮而聖人何以不書耶此無待辨矣

長勺之戰論

沈德潛

魯莊公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於長勺用曹劌謀也以忠為戰之本而驗其氣盛氣竭覘其轍亂旗靡於用奇之中不失用正之義聖人宜有取焉而宋儒文定胡子謂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以戰勝為非王事抑之失聖之旨矣嘗按其時事論之齊魯莊之仇讐也九年八月戰於乾時公喪戎路來他車呂還戎右與御被獲辱國甚矣至是又加以管仲之善謀將齊之勢日強魯之勢日弱使非先敗之於長勺繼敗之於乘止魯幾有難以圖存者奈何執不師不陣不戰之說而以詐謀取勝議之且胡子於經筵進講春秋將以引君於有為也當靖康時却李綱力戰之議至於亡國矣高宗既立宗澤十三戰皆捷而不從其還京之請淪於偏安矣為胡子者正宜返其積弱激厲用兵以圖復讐而乃陳不戰之虛文益堅其苟安之故習豈人臣因事納忠者果宜爾耶且孔子聖人也射於矍相之圃時斤貢軍之將與亡國大夫並列而會於夾谷必先具左右司馬以誅謀夏于盟之某人聖人未嘗耻言兵也倘槩呂丈告却敵為王事將孔子當日必束手無策君臣並辱於壇坫間而後可耶然則經之不書伐我聖人不予其伐善我之能敗齊也如胡子之論可特以告窮兵黷武者而非所施於相忍為國之朝也夫

孔子請討陳恒論

顧棟高

案左氏續經傳哀十四年齊陳恒弑其君于舒州孔子齊三日而請伐齊公曰魯為齊弱久矣于之

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嗟乎此誠知己知彼乘機赴會足徵大聖人經濟不外尋常理勢之中而子程子顧絀之謂如是是以力不以義孔子之所以勝齊者持其餘事耳豈計魯人之衆寡嗚呼先生此言殆失之矣夫興師討罪兵凶戰危必計出萬全而後可舉事若不計其力之不能則如王立謨之伐魏韓侂冑之伐金何嘗不名正言順而卒喪師辱國感地干里若謂名其爲賊無憂不服則如漢翟義之討莽唐徐敬業之討武氏海內翕然稱義舉終於家族誅夷身首異處又其甚者董承伏完之於曹氏毒流帝后漢祚旋移是皆無益於事而禍敗隨之是以君子必審計利害而不忍輕以民命爲嘗試也且其言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此尤迂緩不識時務之論夫陳氏之愚其民久矣獨當驟弑簡公人心惶駭齊之義士尚有挾公憤而思食其肉者簡公之人尚有念故君而欲報其仇者故其道可急取不可緩圖宜獨斷不宜牽制必若告於天子方伯無論周天子守府而當日之方伯則晉也且聽命於韓趙魏與陳氏唇齒耳告之萬萬無益而周晉去魯俱二千餘里往返動羈時日徒令陳氏得以其閒收合人心誅鋤異已雖復討之勢必不克且程子之謂告之者豈謂其真能命將興討罪之師乎抑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以爲名乎不知其不可是愚也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是僞也曾謂大聖人而出此然則孔子之志宜奈何曰魯之兵權在三子而三子之兵權在家臣觀陽貨弗擾且能以其衆畔而冉求季路獨不可出其兵以仗義討賊乎孔子能使由求墮費墮邱而三子靡然聽從豈孔子當日奉魯君之命命家臣出其卒而三子敢或梗令乎誠得哀公一言聽許委夫子以兵權空魯國之甲使家臣將之此時子路雖仕衛而冉有自在也加以樊遲有若皆勇銳之士移檄遠近聲罪致討吾知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而齊之甲士且倒戈來迎縱不能梟陳恒之首亦當誅當日之推刃于齊君者而更定齊嗣如此則國威可振周道可興夫豈空言而不可見諸實者哉宋之儒者以力爲諱而但

執正誼不謀利之說謂事第當揆於義不論其力之能不能如此則書所謂同力度德孔子好謀而成非矣孔明之成敗利鈍非所逆睹蓋謂其謀出萬全至事之萬有一失則聽之天耳夫豈僥倖以嘗試者哉余何惡夫世之詆訾宋儒者至先生此論心竊疑其有未然故備論之

孔子誅少正卯論

李元度

家語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數其罪曰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荀子宥坐篇亦有此說朱子疑之以謂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春秋內外傳所不道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夸其權其論偉矣惜乎論語序說引史記世家仍存攝行相事誅少正卯之文而未之削通鑑綱目前編因之後且成為不刊之典予懼果於殺戮者一旦乘權位或假孔子之說以遂其武健奇驚之私而莫之返是不可以不辨也夫知人必論其世孔子為司寇時祿去政逮已四五世矣自宿魯政意如且逐君昭不能正其終定不能正其始當是時歌雍舞佾旅泰山伐顓臾冒上亡等陪臣效尤而執國命於是南蒯公山各以費叛侯犯以郈叛陽虎且囚季桓子盜寶玉大弓以出其亂政之當誅倍徒什伯於少正卯者可勝道哉然孔子不能操之過颺也墮三都出藏甲張公室抑私家默為轉移而已且公斂處父堅不肯墮成孔子亦未如之何不能立肆諸市朝也他日請討陳恒公命告三子三子不可亦付之太息而已而獨於無足輕重之少正卯誅之惟恐或後是柔則茹剛則吐也是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聖人顧若是乎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聖人豈張網之不若乎况專殺大夫諸侯且有厲禁司寇亦大夫也任意相殺魯君及三卿能容之乎夫心逆行僻而順非誠不為無罪然視逐君叛主固大有間也若記醜而博更不足為罪矣聖人行法必取其萬不可宥者與眾棄之未有惡其為聞人出不意而驟加顯戮者此穰苴孫武輩行軍立威之術也聖

人肯為之乎據家語則子貢嘗疑之矣子曰此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昔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皆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嘻異矣尹諧潘正付乙史何不見經傳事之有無不可考若管蔡則本末具在詩書豈少正卯比邪惟世稱太公誅海上華士與孔子誅聞人往往相提並論後世英君察相悍帥健吏勳示不測之威以聳眾而立名未必非此語階之厲也前明之季莊烈帝廷誥黃道周猶以言偽行僻見責口實之貽遠矣哉抑攷家語史記並稱孔子為司寇攝行相事相者相禮也即夾谷之會傳稱孔某相是也若魯相自有三卿執政自係季氏孔子何繇攝相事哉此又不可不知也

公山弗擾召孔子論

季元度

孔子欲赴公山弗擾之召且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讀者疑焉弗擾非能用子者東周何自為之程子謂天下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其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也夫曰為東周豈僅令公山改過且既未往又何以知其必不能改或謂東周本其素志不必專就弗擾言則又胡為因欲往而發此論蓋嘗審時度勢而後知公山之召實興魯興周一大機會而東周可為非空言而不能見諸行事者也魯自祿去政逮已四世五世矣至季孫意如竟敢逐昭公使野死及葬猶溝而絕諸先君之墓魯之臣民憤其大逆不道欲得而甘心者眾矣三桓既同惡相濟家臣尤而效之於是是南蒯以費叛侯犯以邾叛而陽虎尤凶暴嘗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至定公八年遂欲去三桓將享季於蒲圃而殺之季不敢不往也賴林楚御季如孟氏而虎遂却公以伐孟氏其敗也猶竊寶玉大弓以出然且舍五父之衢寢而為食乃入於謹陽以叛虎之視三桓蔑如也天道好還物極必反謂非意如逐君殺惡之報哉弗擾時為費宰與季寤公鉏極叔孫輒叔仲志因陽虎以謀去三桓魯人遂目之為叛實未嘗

據邑稱兵亦未嘗共執桓子也。觀定公十二年弗擾宰費如故。則八年之役固未以叛聞。計其召孔子必在是時矣。當是時魯之大權在季氏。季之大權在陽虎。虎出奔而弗擾適為費宰。則亦一虎也。子嘗曰：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然則三桓之微固繇自取。而陪臣執命抑豈可久之道。弗擾必有不自安之心。故召子以圖自全之策。子果往則必乘機赴會。因勢而利導之。使弗擾亟歸費於魯君。而使三家各循其分。三家甫經變亂。其氣已奪。自不敢不從。陪臣不敢干大夫。大夫不敢干諸侯。繇是墮都出甲。強公弱私。魯之臣民曉然於君臣之大義。魯君定則諸侯皆將聞風興起。同戴王室。不敢干天子矣。夫如是則國威可振。周道可興。豈非千載一時也。他日佛肸之召子之欲往。猶此意也。蓋趙鞅之惡不減季孫。二子果能張公室則於家為叛於國不失為忠。猶之洛邑之民於周為頑於殷不失為義也。然皆不果往者。則有天焉。以主之天而既厭周德矣。故不使夫子為所欲為。而非料其終不能改過之謂也。厥後孔子為司寇。將墮三都。弗擾與叔孫輒竟敢率費人以襲魯。則真叛矣。子故命申句須、樂頎伐而敗之。弗擾奔齊。其自取也。勢可因則因之。賊當討則討之。聖人豈有成心哉。或曰：然則夫子何以不與陽虎曰虎過於凶暴。是又一季氏也。故雖以禮來亦拒之。弗擾當意如卒時。陽虎欲以璫璵斂仲梁懷。不與。虎將逐之。弗擾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是其初蓋猶知有君者。厥後在吳猶不肯導吳以伐魯。謂不可以小愆覆宗國。宜子欲因而用之也。且夫子但欲因其勢以張公室耳。抑豈必深求弗擾之為人耶。

有子請行微論

李元度

有子以盍微對哀公其論似迂實與魯之奇策也。蓋哀公念意如逐君之難。無時不以去三家為念。欲去三家非動眾不可。欲動眾非足用不可。適值年饑。故有此問。公蓋志圖自強。非但欲剝民自奉也。有子心知其意而對之。以此蓋謂國勢視民心為轉移。權臣擅國而民不歸之。未敢公然篡奪也。若加以要結民

心則其禍烈矣陳氏厚施於國所以卒篡齊也魯宣公稅畝始有加賦之舉較徹法倍之此最得罪於民之處而祿去政逮亦即始於宣公在宣公原因公室四分不加賦則臣用足而君用不足故不得已什取其二而利歸三家怨則歸己民心自此離矣民心離故國勢削歷成襄昭定以及哀公凡六世卒莫能振即昭公為季所逐民亦莫之憐也夫其民者失其心也幸三家庸闇無有能同陳氏厚施之術以結民者而季桓子且用田賦為民心所不附故魯猶得僅存耳今哀公欲興魯則必收回民心收民心則莫先於減賦然無故減賦三家必持不可且生其疑惟因勢利導當洊饑之年惻然下哀痛之令改復先王先公之舊制以與民更始如此則事屬有因思出自上三家不能梗議而民且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矣民心一舉可回即國勢一言可定三家雖悍勢不能違眾以自封由是法衛文布衣帛冠之儉師句踐生聚教訓之圖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三家雖不去可也萬一仍欲違眾自封民且以戴君者仇三家三家勢日孤矣去之抑何難哉是誠興魯一大機會也夫此不圖而厚賦如則當此凶年饑歲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田卒汙萊民窮財盡卒亦無以供之恐君之不足有甚於今日者而使奸雄得借以為資國益不可問矣然則盡徹之策即不為去強臣起見亦斷然必出於此況哀公更有隱衷邪惜其不悟欲除臣害而不收民心卒至去季氏反為季去也悲夫

衛武公論

李元度

司馬遷作史記雜採百家傳記之言往往抵牾舛錯其尤誤者証衛武公為篡弑之君也衛世家稱衛釐侯平太子共伯餘立共伯之弟和有寵於衛侯多與之賂和以其賂賂士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羨道自殺衛人立和是為武公果爾則武公之罪摧髮難數矣顧何以淇奥之詩列於風賓筵抑戒列於大小雅左史倚相稱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人使恭恪於朝夕以交戒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李札視